

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# 生活像条河

1995 年卷·小说

黄 薇 著

**21** SHIJIWENXUE  
ZHIXINGCONGSHU  
1995NIANJUAN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生活像条河

1992 年第一版

周 国 平

21

生活像条河  
周国平著  
1992年1月第1版



北京文汇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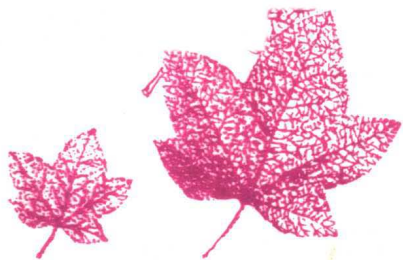
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1995年卷·小说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活  
像  
条  
河

黄  
薇  
著



## 生活像条河

黄薇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43000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---

ISBN 7-5306-2160-2/I·1927

定价:10.10元

# 总 序

冯 牧 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,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,在内忧外患,雷电风霜,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,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,以全新的生命,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(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)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 100 年来,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,胼手胝足,前赴后继,披荆斩棘,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,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,云蒸霞蔚,名家辈出,佳作如潮,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,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,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,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,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,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,回首百年,不免五味杂陈,万感交集,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,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,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,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

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、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《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 21 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《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》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《奴隶丛书》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

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100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60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得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笑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。盛夏骄阳似火之日，我们集中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处所，远避尘嚣，于清凉宁谧气氛中，平心静气，融洽无间地

确定本年度佳作之后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，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，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《奴隶丛书》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顾问 冰 心 艾 青

## 编审委员会

主任 冯 牧 袁 鹰

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

委员 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白 描 孙玉石 亚 方 朱盛昌

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锲

张凤珠\* 张守仁\* 张 韧 杨匡满

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

崔道怡\* 雷 达 缪俊杰 韩瑞亭

(注:\*号者为常务编审)

总策划 白亚南

## 出版委员会

主任 张 锲 梁 衡

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

委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

林 莽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血缘.....        | 1       |
| 无言的结局,太匆匆..... | 48      |
| 冬天的风 .....     | 85      |
| 樱.....         | 103     |
| 生活像条河.....     | 126     |
| 鸡蛋壳.....       | 159     |
| 红尘.....        | 197     |
| 编后记.....       | 张凤珠 212 |

## 血 缘

—

她大声呻吟着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。我惊醒了，拉开灯，赤着脚从床上跳下地。她蜷缩在那张窄小的行军床上痛苦地蹙着眉。

我推她：“喂，醒醒，醒醒。”

她醒过来，睁开眼睛，茫然四顾，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

“又做梦了？喝点水吧。”我端来一杯水，放在靠近她的桌子上。

“哎！”她出了一口气，坐起来，用手擦擦额头上渗出的冷汗。台灯十瓦小灯泡射出昏暗的光，照得她脸惨白，而且不知怎么显得阴森森的。眼睛无光，眼角还粘着一小块灰不几几的眼屎，没有涂口红的嘴唇干燥，尽是一些依稀可辨的小道道，平时不大被注意的鱼尾纹和下眼睑的皱纹，此刻暴露无遗。那副憔悴沮丧的模样真让人目不忍睹。

她怔了一会儿，然后下了床朝厕所走去。我看着她，到

底是该往四十岁上走的人了，她身上的肌肉已经开始松弛，虽然还算苗条，但毕竟不是年轻人了。

一阵水响后，她又走回来，大约洗了脸，她精神好多了。

“又是那个梦。”她悲哀地说。

我知道她那个梦，她给我讲过。一片旷野，白茫茫的，远远的山凹里升起一团团的白雾。雾气里挟裹着一个飘忽、怪诞、模糊的人影，似静非静、似动非动地站在那儿，好像是一个极苍老的老太太，穿一件拖至脚踵的衣服。

这有什么可怕的？我曾这么说过。多浪漫的一个梦！朦胧，像预言、咒符、谶语、卦辞等等这一类让人敬而生畏的东西。我真挺羡慕她，我做的梦尽是缺乏诗意的，像想上厕所，想喝水什么的。

我安慰她：“没事，做梦嘛！”

她像没听见我的话：“那个人影变成了两个人，她们在抢一个孩子，一个人抓着胳膊，一个人抓着腿，一使劲，孩子被撕成两段，从肚子那儿，从那儿分成两半，血糊糊的。那个孩子好像是我。”

我听得毛骨悚然：“别瞎说！”我最不爱听不吉利的话。

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后来真的死了。她被火车轧死了。身体裂成两段，一段在铁轨里，一段在铁轨外。从此，我开始笃信梦了。

我们无言相对。窗外寒星点点。一颗流星寂寞地划过黑漆漆的天空，跌落在前面那幢楼房后。那幢楼上一排排整齐的窗户像一只只大眼睛忧怨地瞪着。

得说点什么，否则那血糊糊的梦总在我眼前晃。

“别瞎说。”我又说了一遍。“最近你心情不好，而且是否

该来例假了？每当这种时候你都爱做怪梦，生物钟处于低潮。”

“没错。”她无精打采地说。

我当时以为她赞同了我的意见，但后来发生的事却常常使我疑惑，她是否还纠缠在那个可怕的梦境中呢？

说到底，她的死还是一个谜。很多人怀疑是他杀，公安局还专门找我调查过，并传讯了她的男朋友宝育。但最终还是因证据不足而认定为自杀。当然这都是后话。事实是她当时就写了一张纸条装进口袋，上面写着：我要是死了就让良军给我收尸。良军是我的名字。下面是我的地址。我自然把这作玩笑，我觉得她也同样。

不过那会儿她确实是在和我们称为宝贝的宝育闹感情纠纷。到底为什么我不清楚，但她有一次对我说：“宝贝这人是，怎么说呢？是张不错的梨，只是梨的地太多了。”我还为她这个比喻哈哈大笑了一阵。

她死后我多次回忆起和她的交往。我难过极了，成年女人之间很难交朋友，但我和她例外，我们俩好得以至有人糟蹋我们是同性恋。后来，我也多次给公安局的人讲我和她相识的经过，讲了那么多遍，一直讲到那个长得一副典型市井痞相的警察跟我们领导说，我恐怕因刺激过重而需要去精神病院检查一下了。

去他的！他懂什么友谊？他知道伯牙和钟子期之交吗？他明白伯牙为什么会摔了那把凤尾琴？我和她是从工作中认识的。

那一阵我们刊物小说组经常收到一个叫无根的人寄来

的稿子，写的都是草原和牧民的事。老实讲，这些小说的主题没有多少新鲜感，那些牧民也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，像些假人。但小说渲染的那种氛围，和那些对草原的描写却非常奇特，特别是他还画有插图，仿佛用语言写不清自己的情绪似的。那绿色的太阳，紫色的牛羊，红色的草地等等，更使小说充满一种怪诞、变形的味道。我被这些像是颠倒的世界迷惑了，于是，我给作者写了封信，希望他来编辑部谈谈。如约，无根来了。我吃了一惊，无根原来是个女的！

无根属于那种不好估计年龄的女人，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。当然她不很年轻，但非常漂亮，气质高贵，是个极引人注目的人。

我请她坐下：“无根？笔名？”

“不，本名。”她的声音很粗，很低沉，还有点沙哑。据说这种声音很性感。

“你是蒙族？”

“不，汉族。”

“你长得挺像蒙族。”她长得的确像蒙族，有点像东部的布里亚特蒙人。

“是吗？好多人这么说。”她露出一丝迷惘的神色。

我对她愈加有兴趣了：“那你在牧区生活过？”

“不，从没去过。”她笑了笑：“你想问我为什么写这些？不为什么，也许因为民族题材的东西好发吧。”

抱这种想法的人当然有，但不是她。我也不知为什么会这么认为。我俩一齐笑起来。

后来当我面对那几个头戴大盖帽，脸上作出一副外国警匪片里风流倜傥硬派探长冷漠表情的干警，我更栩栩如

生地回忆起她那张表情生动、丰富的面孔，黧黑的皮肤，高高的颧骨，亮晶晶的细眼睛，一张大嘴。无根！那么难听的名字却是那么美丽的人。

她死后我问自己，是否当初不该把宝贝介绍给她？但后来我终于明白没有我，她也会认识他。

## 二

我爱你，赵烨！我多少次这么大叫过。

我活了三十年，他是我第一个爱上，而且爱得死去活来就像歌里唱得那样的男人。

无根问我：“你这么大了，怎么连男朋友都没有？”

“没有爱我的人，也没有我爱的人。”我像唱歌，又像呻吟地说。

“挺不错的一个姑娘，哪儿能没人爱？”她调笑般地摸摸我的脸：“说说，有什么条件？”

她伸伸垫在身后的沙发靠垫，坐得更舒服些，然后点着一根烟。我喜欢看她抽烟，她抽烟的样子很好看。无根很爱打扮，即使几天不出屋，她也照样涂口红，擦眼影，她说这是为了增加自信心。可她却不修指甲，她总把指甲剪得秃秃的。她手指很长很瘦，不太规则的秃指甲夹着烟，挺有风度。

“干吗？当红娘？”

“老红娘。”她讪笑着。

就这么着我认识了赵烨，爱上了他。

我常搂着他的脖子说：“差点我就和你失之交臂。”真的，我从没想过要找一个结过一次婚的人，我觉得那简直是

种对自己的衰渎。认识他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想法多简单。当然得承认他刚告诉我这事时，我确有一种受骗的感觉。但一切都晚了，我已经陷进了与他的情感漩涡里不能自拔。对我，那根本不算一回事了。

我把那时的他看成另一个人，那个人我不认识，也不想认识。但我问过他第一个妻子的事，他告诉我，她死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好奇。仅只好奇而已。我一直自诩很超俗，但我其实和别人一样鄙俗不堪，因为我也同样对熟人的不幸更感兴趣。然而嘲笑别人终究要被别人所嘲笑，可惜我明白这点已经太晚了。

“她怎么死的？”我问。

“一次事故。车祸，她被轧成两截。”

这个时候我还根本不相信意念会干什么事。但后来我至少想过意念或许什么都能干，从杀死金鱼到杀死人。

“够惨的。”我唏嘘了几声，也许是虚伪的。在我心底藏着一个很卑鄙的想法，那就是幸亏她死了，我才能得到他。谁都不会体会到他对我多么重要，多么宝贵。我几乎以为我就是为了他才来到这个世界，三十年来我只是在等他的出现。

他的后脖颈窝里有一个指甲大小的粉瘤，我总爱用手摸它。我常伏在他肩头，一边用脸摩挲着他的脸颊，一边抚着那个小瘤子问他我已经问过很多遍的话题：“你一定特别爱她，否则你为什么在她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结婚？”

他拍着我的背，轻轻摇晃着我，不说话。我的心里会涌起一股柔情，喉头紧紧的，鼻子酸酸的。我哭了，眼泪一滴滴流进他的衣领里。他依然不说一句话，只紧紧地搂着我。

尽管无根是媒人，但她没提过他结过婚的事，我一直以为她不知道这件事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启齿的秘密。可我错了。

有一次无根问我：“怎么样？我的媒人当得如何？”

“哦！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的幸福。”我把枕头朝天上扔去。无根的这套房子是我俩的避风港，我们常聚在这里，喊几声，摔摔不那么要命的小玩意儿，发泄一下，有什么不痛快也就烟消云散了。然后坐下来，喝点酒，或弄点好菜做做吃。

“他心眼不错，人也挺漂亮。”

“对！”我接住掉下来的枕头，“你认识他很久了，你为什么不和他好？”

“多久算久呢？所以认识也不能说很久。而且这事挺怪，爱不爱谁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。”她说得挺玄。

“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我问过她其实不止一遍了。

“别问那么多，知道多了你该吃醋了。”我俩一齐笑了。

我看着她：“别那么神秘嘛，赵烨告诉我了，你们是在一次画展上认识的。”

她拿起一支烟，夹在她长长细细的手指间，一缕淡灰色的烟在秃秃的指甲上缭绕。不知怎么，她脸上好像罩了一层落寞。她这个样子奇怪地留在我记忆里，那么深。以至当后来她死了，我也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我开始恨她，可她这副落寞的表情却又总让我伤感万分。